

你发现没有?几乎每个家族群里,都有几个设置了“消息免打扰”的潜水员。七大姑八大姨的“早上好”“在吗?”肯定是不回复的;没来由的健康知识、一眼假的小道消息,更是懒得点。不管你怎样用亲情的词汇内容感召、内涵,他们也不会接招儿。

就像我在地铁上听过一个小伙儿说的:手指一划,世界清静。

但在朋友圈,他们却是另一个人:母亲节,发精心挑选的康乃馨,配文“妈妈,我爱你”;父亲节,转发《父亲的背影》,写上“时光慢些吧”。

这些动态从不缺互动,同事赞“真孝顺”,朋友夸“好羡慕”……“线上孝子”的好人设,就这么水灵灵地立起来了。可现实却是,在真实的家庭对话框里,连一句“妈,吃饭了吗”,都懒得打完。

你要说“这都是演给陌生人看的”,我也不信。

人们爱炫耀的,常常是自己渴望,又缺少的东西。能把那些节日的温情,又改文案又修图地发布出来,说到底,还是因为这份亲情在心上,有着跳不过去的分量。

我有个侄女,北漂多年。我们有一回聊到这个事儿,她感觉是这个原因:主要是愧疚,常年在外,对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都太少,用一条动态弥补亏欠,你说是自欺欺人也好,自我安慰也好,心里总还是好受些。

当然,也有虚荣的成分——谁不希望在社会交往中,得到别人的认可呢?

可工作、生活中很多事,都“万般皆是命,半点不由人”,但这个孝顺的人设,是努力就能够到的。

不过说到更本质的,还是因为逃避,害怕真实关系的琐碎与沉重。

“姑姑您想啊,大清早的,是《马年注意这三点》,中午是《转发这条锦鲤你会xxxx》,晚上是《女人的黄金生育年龄,错过会xxxx》,意思又是孩子你该找对象了……谁受得了?”

你看吧,这就是问题所在:我们知道是互相惦记的,却给不了对方需要的爱。

父母惦记孩子,怕她生病,怕她不顺心,更怕她错过一个女人做母亲的好时机;孩子本来想念爸妈,可一想到三句话过来,爸妈又要扯到这些老生常谈,解释起来又费劲的话题上,索性知难而退,沉默是金。

各有苦衷,一言难尽。活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,你不得不承认: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速度,早就跟年轻人不能比了。所有我们新近掌握的信息,年轻人都有。

所以我很少给孩子发那些奇奇怪怪,未经证实的资讯。

至于担忧,问问身体就好,至于未来的种种规划,不说为妙——连眼下的事都自顾不暇,还要规定在什么黄金时间内做什么什么事……这不强人所难吗?

你劝说半天,除了让人焦虑烦躁,于事无补。还不如唠点轻松愉快的知心话儿,起码,还能保持沟通的渠道。

沉默是金

阿简

艾饺

王琼

艾饺这个叫法,我是根据老家的方言,结合食物的形状翻译成普通话的,不知道这个叫法是否准确。

艾饺是我们老家清明特有的吃食,就像在上海随处可见的青团一样,只属于这万物复苏的季节——想必是因为艾草只有在清明前后才有鲜嫩的芽吧,过了这阵子,就比较难寻到这股清香了。那个时候,我们老家是没有青团的,清明,我们只吃艾饺。

每到清明前夕,妈妈会叫上几个朋友,各自拎着袋子,到山坡上、田埂边,甚至哪个路边的草地里,只要有艾草,都可以成为她们的战场。她们低着头,一眼就能在众多杂草中找到目标,不一会儿就能满载而归。

凑近闻,艾草散发着春天的香味。摘掉艾草的老梗,只留最嫩的尖儿。听说,做艾饺要先把艾草洗干净煮烂,捣成泥,然后和上糯米粉、粳米粉,慢慢揉成绿色的面团,再擀成面皮,放入馅料,捏出好看的饺子形就算完成了。把艾饺放上蒸笼蒸熟,满屋子飘香。

因为艾草是妈妈自己捣碎或剪碎的,她做的艾饺,总会显得有点粗糙。整个艾饺的颜色从不会是均匀的绿,艾草泥多的地方颜色就会深点,糯米粉占比多的地方颜色就会浅点,斑驳交错的模样,反而看得更加真实。

我从未仔细见过妈妈做艾饺的全过程,大抵是因为每次她做艾饺的时候,我都在学校上课,而等我放学回到家,就已经能吃到现成的热乎乎的艾饺了。馋嘴的我迫不及待吃上一两个,鼓鼓的馅料从嘴角流出来,满嘴满手都是。

以往在老家的清明节,艾饺是从不会缺席的。最初,妈妈做的是芝麻桂花糖馅儿,一口下去,桂花香扑鼻;后来妈妈好友又琢磨出了新花样,做出雪菜笋丁馅儿、雪菜坚果馅儿。甜的咸的,无论哪种口味,我都很喜欢。自从离了老家来到上海,我第一次见到了青团。虽然都是清明限定的吃食,但它和我记忆中的艾饺不完全一样。相比艾饺的朴实,青团更像是一个工艺品,颜色绿得很均匀,圆滚滚却又不够够挺,口感也没那么扎实,艾草也感觉更淡更细腻,可能是这艾草的的确确被商家打成了细腻的泥,也有可能放量的艾草要少得多。尝过几次青团,软软糯糯,虽然味道也可以,却总无法替代艾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

前两天跟妈妈无意间说起,今年还没吃到过艾饺。是啊,离开老家后,吃到地道老家艾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。也许,很多东西,都只能停留在成长的时光里,默默陪伴我们走过一段路,留下一段专属的美好吧。

七夕会

阿简

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,也是莎士比亚的忌日。今年适逢莎翁逝世410周年,想起一系列有关莎士比亚的故事。

大概是1979年的春天,我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出版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共11本,花去了当年微薄工资的一大笔钱。但我很高兴,爱不释手,有空就读。

过了一个多月,一位朋友弄到两张在兰心大剧场的话剧票,演出的是《无事生非》。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第2本中有这个剧,我还没读过,因为我是先挑悲剧读。那天晚上来到位于茂名南路的兰心大剧院,第一次观看了莎士比亚

他是第一个带我去南京路白相的人,也是第一个领我去外滩看大轮船的人。

他是我老家房子的隔壁邻居阿哥,名字叫国强,看上去身体杀猪,浑身肌肉疙瘩,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健美,唯一可惜的是近视眼,弄堂里的年轻人都

妹妹的眼睛总是讨厌的斜视,厌恶她汰的菜不清爽,拖地板拆烂污,一切都要重新做过。妹妹见到他就会条件反射似的避开,怕跟他直接照面遭白眼。他爱劳动,爱做家务,汰衣裳烧饭等等,自己的事自己做。有空了,就一个人独处。弄堂里的人也不会跟他主动打招呼,敬而远之的样子。

天晓得为什么,他就是与我投缘,喜欢跟我说话,教我折叠纸船、青蛙和宝塔。我见到他一点没感觉他凶,还蛮亲切的,那时我六岁,还没有背上书包,经常在弄堂里转来转去。我看见他就会跑去伸手摸他手臂上的肌肉块,“哈,大力士!”我笑着

叫他“四只眼”。他娘叫他“老虎”。后来我才晓得这是他的属相。他不大合群,几乎不参与弄堂里同龄人的游戏,与家人也不大亲。他阿爸过世得早,他娘不喜欢他拳头倔强的样子,读书不用功,成了社会青年,时常数落他。他呢,将母亲那里得到的怨恨转移给妹妹,看

的喜剧。令我兴奋的是,那晚的主要演员是焦晃和祝希娟,这可是我仰慕的两位著名电影演员呀!这是难忘的一个夜晚,茂名南路的夜色,兰心大剧院的演出,焦晃和祝希娟的出色表演以及莎剧中的一个人物形象,都一一留在记忆深处。当晚回家后,立即翻开《莎士比亚全集》阅读《无事生非》,回味无穷。

1982年9月我自费报名电视大学“汉语言文学”专业学习,最后的毕业论文,我的选题关于外国文学,写的是“谈谈莎士比亚戏剧艺术中的美学成就”。

光阴似箭,30年后的春天,在丹麦,我再次遇见莎士比亚。丹麦有个地方叫赫尔辛格(Helsingør),始建于1100年,其西北的卡隆堡(Kronborg Slot)曾是丹麦王的行宫,因莎士比亚笔下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故事而闻名于世。在卡隆堡中,莎士比亚肖像的浮雕并不起眼,但来此地观光的游客必去瞻仰。浮雕上的莎翁尽显英年才气,自信的笑容、睿智的目光、微卷的发型、绅士的服装、捏着鹅毛笔的右手,无一不令人肃然起敬。而在一面墙上,挂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剧团在卡

隆堡中央广场演出的各种版本《哈姆雷特》剧照,话剧、歌剧、舞剧、音乐剧、地方戏剧……让人产生时空交错的感觉。其中一张中国版《王子复仇记》的剧照,让我久久凝视,不忍离去。照片上的中国演员身着京剧古装,于2005年在这里上演了京剧版《哈姆雷特》。莎士比亚,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。我心潮澎湃。

从上海的兰心大剧院到丹麦赫尔辛格的卡隆堡;从阅读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到撰写关于莎士比亚文学艺术的毕业论文,再到丹麦哈姆雷特之堡实地参观……时空的跨越中,始终有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魅力相伴。

阿伟摄

晨练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春天的风吹弯了香樟树的枝头,香樟老叶便“疯”了起来。这些墨绿、红橙、赭黄的宿将,在嫩绿军团的簇拥下,将谢幕仪式演绎成生命的狂欢节。它们如舞者般激烈腾跃,裙裾掠起风声,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。

如果说空中的叶子是台上的舞者,那么路上的树叶就是台下的观众。那些个观众好像是被舞蹈感染似的,全都从座位上站立起来,手牵手发起一波波的人形波浪,随风律动,起起落落,忽而往左,忽而往右,甚至离开座位“疯”起来,齐刷刷地在台下奔跑。

我能够感受到它们心里的欢快。仔细看那些叶子,色彩斑斓,如同这个季节的鲜花。不同的是,它们是飞舞的花,充满野性的花。有时候,它们飘落在我身上,就像礼炮的碎金在我眼前飘飞。走在路上,打着旋,叶子们前呼后拥在脚边,一会儿近一会儿远,像是撒欢儿的小狗,总是在不远不近的视线里。它们迎候在我奔忙的路上,在这个桃红李白油菜花黄的季节,我却常常被一场缤纷的香

樟落叶感动,被这种热情所融化。它们一定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。应该是风声带来的,而且是狂风。带来的消息,一定是值得高兴的,而不是忧郁的,难过的。

这落叶跟秋天的落叶有所不同。秋天的落叶,是因为寒冷的冬天到了,树叶不得不离开树枝,进入冬眠状态。这让人联想到生命的轮回,树叶从春天的发芽,到夏天的茂盛,到秋天的凋落,完成了一年的生命。秋叶凋零,在文学的意

向上,变成了悲秋,在这种氛围氤氲下,秋天的落叶就不会是“高兴”,而是离别,伤感……

香樟在春天落叶,它是熬过了冬天的,是春天新叶开始从枝丫上冒芽时,老叶看着嫩嫩的绿色,喜从心来,翩然地在空中舞蹈起来,欢快地“疯”跑,四下里传递新生的消息。植物学家显微镜下的秘密,为

有个朋友获奖了,想向他表示祝贺,也顺便交流一下思想感情。拿起手机在点赞和写信之间犹豫了起来。点赞是最快捷的方式,写信却要花费一点时间。思考了片刻,最后还是觉得写信更好。

单位国学班课程中有“信笺欣赏与信件写作”,授课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。一度我也觉得,书信往来似乎已经过时,是非必要的沟通形式,手机多方便啊。但在上了课之后,我的看法变了。书信是深思熟虑后斟酌再三才下笔的,代表着写信时刻

的真实情感和想法。手机上点个赞,送朵花,似乎就能表达意思,但有时却显得过于随意,甚至感觉不到其中有多少诚意。试想,当你打开一封文采斐然、字迹娟秀的书信时,心情一定是非常愉悦的。这不仅是一篇承载情感的文章,也是一幅充满书写者个性的书法作品。

有空的时候,少刷一点视频,拿起笔来,给朋友,给家人,给远方的人写一封信,分享一下近况,交流一下心得。相信对方一定能从字里行间读懂友谊,读出喜悦。

我以为有这样有趣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,可是,不久就完结了。国强哥决定去边疆,没经人动员就主动去报名。他去街道领军垦战士服装的那天带上了我,没等我问,他就告诉我一直想当兵离开家,可惜自己眼睛不灵光,没办法。现在能去新疆也蛮好。我当时还很懵懂,就是有些舍不得他离开。“好男儿志在四方嘛!”他真诚地说,“你以后要好好读书,不要学我的样。”

那是1965年,国强哥从北站乘火车去了新疆,据说是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。因为我还识字,所以没有通信。隔年中秋的一天,我放学时听到隔壁国强哥娘在伤心地痛哭,回到家奶奶叹息着告诉我说:“隔壁头你‘老虎’阿哥出事了!”“啥事?”“他死了!今朝接到的电报。”“啊——?”我哭起来。

很久以后,我才知道这位老朋友是在修公路时因公牺牲。

有人说,昨天是明天的乡愁。我要说,童年是成年的乡愁。现在回想起来,当年在我眼睛里看到的国强哥是高大强壮的,而且见识丰富。但其实,国强哥本身还是个孩子,他出生于1950年,属虎,至死都没有达到18岁。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春天的“反调”

刘纲要

春天的风吹弯了香樟树的枝头,香樟老叶便“疯”了起来。这些墨绿、红橙、赭黄的宿将,在嫩绿军团的簇拥下,将谢幕仪式演绎成生命的狂欢节。它们如舞者般激烈腾跃,裙裾掠起风声,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。

如果说空中的叶子是台上的舞者,那么路上的树叶就是台下的观众。那些个观众好像是被舞蹈感染似的,全都从座位上站立起来,手牵手发起一波波的人形波浪,随风律动,起起落落,忽而往左,忽而往右,甚至离开座位“疯”起来,齐刷刷地在台下奔跑。

我能够感受到它们心里的欢快。仔细看那些叶子,色彩斑斓,如同这个季节的鲜花。不同的是,它们是飞舞的花,充满野性的花。有时候,它们飘落在我身上,就像礼炮的碎金在我眼前飘飞。走在路上,打着旋,叶子们前呼后拥在脚边,一会儿近一会儿远,像是撒欢儿的小狗,总是在不远不近的视线里。它们迎候在我奔忙的路上,在这个桃红李白油菜花黄的季节,我却常常被一场缤纷的香

樟落叶感动,被这种热情所融化。它们一定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。应该是风声带来的,而且是狂风。带来的消息,一定是值得高兴的,而不是忧郁的,难过的。

这落叶跟秋天的落叶有所不同。秋天的落叶,是因为寒冷的冬天到了,树叶不得不离开树枝,进入冬眠状态。这让人联想到生命的轮回,树叶从春天的发芽,到夏天的茂盛,到秋天的凋落,完成了一年的生命。秋叶凋零,在文学的意

向上,变成了悲秋,在这种氛围氤氲下,秋天的落叶就不会是“高兴”,而是离别,伤感……

香樟在春天落叶,它是熬过了冬天的,是春天新叶开始从枝丫上冒芽时,老叶看着嫩嫩的绿色,喜从心来,翩然地在空中舞蹈起来,欢快地“疯”跑,四下里传递新生的消息。植物学家显微镜下的秘密,为

的真实情感和想法。手机上点个赞,送朵花,似乎就能表达意思,但有时却显得过于随意,甚至感觉不到其中有多少诚意。试想,当你打开一封文采斐然、字迹娟秀的书信时,心情一定是非常愉悦的。这不仅是一篇承载情感的文章,也是一幅充满书写者个性的书法作品。

有空的时候,少刷一点视频,拿起笔来,给朋友,给家人,给远方的人写一封信,分享一下近况,交流一下心得。相信对方一定能从字里行间读懂友谊,读出喜悦。

我以为有这样有趣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,可是,不久就完结了。国强哥决定去边疆,没经人动员就主动去报名。他去街道领军垦战士服装的那天带上了我,没等我问,他就告诉我一直想当兵离开家,可惜自己眼睛不灵光,没办法。现在能去新疆也蛮好。我当时还很懵懂,就是有些舍不得他离开。“好男儿志在四方嘛!”他真诚地说,“你以后要好好读书,不要学我的样。”

那是1965年,国强哥从北站乘火车去了新疆,据说是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。因为我还识字,所以没有通信。隔年中秋的一天,我放学时听到隔壁国强哥娘在伤心地痛哭,回到家奶奶叹息着告诉我说:“隔壁头你‘老虎’阿哥出事了!”“啥事?”“他死了!今朝接到的电报。”“啊——?”我哭起来。

很久以后,我才知道这位老朋友是在修公路时因公牺牲。

有人说,昨天是明天的乡愁。我要说,童年是成年的乡愁。现在回想起来,当年在我眼睛里看到的国强哥是高大强壮的,而且见识丰富。但其实,国强哥本身还是个孩子,他出生于1950年,属虎,至死都没有达到18岁。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这场春之舞剧写下绝妙注脚。嫩叶分泌的生长素如同温柔的逐客令,沿着维管束的邮路精准投递。老叶叶枕处的离层细胞开始分泌纤维素酶,这并非死亡的丧钟,而是新生的进行曲。这不是悲情的告别,而是精心策划的交接仪式:每片老叶坠地时都会精确轻触新芽的额头,如同骑士册封新晋武士的剑礼。

或许也有人像悲秋一样悲悯伤感香樟落叶。明明是春天,万物生发,百花齐放,香樟树却以落叶的形式,与季节“唱反调”,呈现出秋天特有的落叶缤纷景象。在本报青春示“爱”的时节,香樟树叶纷繁飘落,造成了错季的感觉。只能无奈地看着落叶,感叹自己是错季的花开。

那些为春日落叶伤怀的观者,或许未曾读懂香樟的生存智慧。新生不是对旧物的否定,老去亦非无奈的终结,而是在物质循环中实现生命能量的永恒流转。当桃李忙于用娇蕊书写情诗,香樟老叶携带去年深秋坚守的誓言,以坠落为笔,在春风里撰写:真正的生命尊严不在于占有枝头,而在于优雅谢幕时的能量传递。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阿伟摄

时尚